

劍傲五湖

「台灣」卧龍生著

（上）



湖 五 傲 劍

(台灣) 卧龍生 著

上 集

花城出版社

粤新登字05号

责任编辑 徐庆宜

封面设计 陈 鸣

剑傲五湖

〔台湾〕 卧龙生著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七二一五工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4.5印张 305,000字

1994年4月第1版 1994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0,000册

ISBN 7—5360—1729—4

I.1523 定价：11.50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台湾著名武侠小说作家卧龙生先生的一部畅销武侠小说。

“神剑东庄”庄主李慕云的神剑威震武林，“西天剑尊”夏侯长空为独霸武林，使神剑失传，施展奸计，造成李慕云有婚外情的骗局。李慕云为保存剑术和向夫人青青赎罪自尽身亡。李慕云之子李秀不得不隐居练武，但夏侯长空要斩草除根，追杀李秀。

李夫人为报仇，在夏侯长空身边忍辱苟生多年，化名“黄金夫人”暗中保护儿子李秀。“白金夫人”爱慕武林高手邓飞龙，却卷进了这一场斗争中。恶魔夏侯长空的骗局终被揭穿，死于李夫人手中……

全书通过复杂的人物关系，伸张正义，严惩腐恶。小说正面人物描写生动，反面人物刻画也入木三分，有令读者一口气读完的艺术魅力。

——

不见绝峰、深壑，没有浩瀚烟波，疏落的一片翠竹，环绕着五六座土墙、茅舍。

这是座平凡的小村，平凡得连一座砖瓦盖成的房子也看不到。

一眼间，可以数清楚所有的房舍，决不会超过五户人家。

这里没有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逸趣闲情，也没有晨钟暮鼓的幽远意境。

这里不像隐者住的地方，而是几户朴实的农民，朝和鸟唱肩锄去，归来犹有纺织声。

但这里也有快乐，平静的快乐，平静得像一口枯井，没有一点涟漪。

七月七日，是一年一度牛郎织女相会的佳节，卧看雀桥渡双星，这个远古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，充满着缠绵、凄迷和坚贞的美，不知由哪个年代开始，这一天，被称为情人节。

这座平凡的小村，似是也感染到了七夕佳节的气氛，小村中间的晒谷场上，摆了一张白木桌子。

菜由各家做好，酒是自酿而成。

太阳下山时分，菜肴已摆上了桌子。

实在说不上什么佳肴、美味，大部是自己种的青菜，最贵的两个菜：一盘风干的腊肉，一只肥大的老母鸡。

男女老少七个人，围满了一桌。

七个人，就是这座小村的人口总数。

一个五旬左右，留着长髯的老者，高居首位，三个壮汉、三个少妇，环围而坐。

老者举筷，把每样菜都吃了一口，笑道：

“好，好，三位弟妹的手艺，又有进步了，三个红烧萝卜，都烧得各有风味，来！大家喝一杯。”

说是杯，实际是碗，一种粗糙的黑碗。

礼失求诸野，那三个壮汉和少妇，对那老者十分敬重，恭恭敬敬站了起来，双手捧碗，一气喝干。

老者摇摇头，叹口气，道：

“坐下，坐下，我说过多少次了，要你们随便一些，总是这样拘谨，让我吃得也不舒服。”

三男三女六个人，齐齐躬身应了一个“是”字，才坐了下去。

长髯老者摇摇头，不再理会三人，自顾吃喝起来。

三个壮汉看他吃得高兴，脸上皆有得色。

三个少妇更是看得得意，那满桌青菜、萝卜，毕竟是她们亲手烧炒的。

老者停下筷子，道：

“老二……”

坐在左首的壮汉，急急站起，道：

“主人……”

长髯老者一皱眉头，道：

“十年前，咱们就都以兄弟相称了，怎么？十年了，你们还记不住。”

“是！剑东记住了，大哥请吩咐！”

“坐下，坐下。”

剑东坐下了，但腰干仍然挺得笔直，道：

“剑东洗耳恭听！”

“十年乡居，泥土芬芳、菜根香，竟然还不能把你们这些拘谨的礼法消磨下去？”

“尊卑分明，剑东不敢逾越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老三，你说，这生活习不习惯？”

坐在对面的壮汉，起身应道：

“剑南和东兄、北弟，一直都遵照着大哥的吩咐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十年来，平平安安，风波不起……”

“奇怪了，你怎么跟老二一样，为什么要站着说话。”

“是！剑南这就坐下。”

“老四，你一向洒脱，别跟他们一样，去！把他们都带出来。”

右首壮汉霍然站起，道：

“剑北愚昧，不知道大哥要带什么？”

“想不到你们三个，完全一样……”

长髯老者无可奈何地叹息一声，接道：

“孩子们！这十年岁月，你们都应该养育几个女儿了吧？”

剑北道：

“小弟惭愧。”缓缓垂下头去。

长髯老者怔了一怔，望望剑东、剑南，道：

“老四没有生儿育女，你们两个该有了？”

剑东、剑南齐齐应道：

“我们，我们都没有养育儿女。”

“为什么？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你们知不知道？……”

两道炯炯的目光，缓缓由六个人脸上扫过。

三个少妇相互望了一眼，低声道：

“知道，这是我们约好的！”

“约好的？”长髯老者脸色变得十分严肃。

“这是大逆，你们身为人妇，怎可——”

“大哥，不能怪她们，是我们六个人约好的，我们怕……”

“怕什么？”长髯老者的目光，盯住在剑东的脸上。

“怕儿女拖住了我们，磨去了锐气。”

“大哥，这也不是二哥的决定，是我们六个人商量的结果。”

剑南看出了老者的神色不对，分担起剑东的责任。

剑北接道：

“大哥，我们没有违背你的用意，也有终老于此的决心，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平静的生活，我们一直惕厉着自己，过着最简朴的生活，我们都做到了。”

长髯老者的神情缓和了不少，叹息一声，道：

“我看得出来，你们的生活，过得确很简朴，几乎已经到了刻苦的地步，不过，你们还没有完全镇住心猿意马，你

们心有所思，意有所寄，还没有完全返璞归真，你们想想看，这个小小的农村之中，如果多一点婴儿的啼笑，承欢膝下，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乐趣？”

轻轻吁一口气，剑东缓缓说道：

“大哥，我想……”

“我知道你想什么，不要说了，十年了，你们忍受了这田园生活的孤寂，却没有领受到田园的乐趣，好在你们都只有三十几岁，还来得及，明年今日，我再来看你们，希望你们都有一个小宝宝，是男是女一样好，我会为他们准备一份很丰厚的礼物。”

端起面前的一大碗酒，一饮而尽，举步行去。

剑东急道：

“大哥，你……”

“我要走了，明年我会带着礼物来看你们。”

剑南道：

“大哥，咱们酒还未过三巡，你怎么就要走了？”

剑北道：

“大哥，十年不见，仰慕情深，至少，也该过了今宵，我们也好多向大哥讨教、讨教。”

长髯老者没有回头，但却传来清晰的回答，道：

“想让我明年能够留下来，和你们秉烛夜话，那就为我生几个小侄儿女。”

他走得很慢，踏着小径上的上弦月色，逐渐消失不见。

十二道目光望着那老者的背影，却没有人敢追过去把他拦下。

剑东仰天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

“三弟、四弟，看来，主人真的是已经忘情江湖了，咱们也该步他后……”

“不！主人的豪情仍存……”

说话的是坐在剑东身侧的少妇。

“二嫂由何得知！”剑南有些不解的问。

“喝酒，你们没有看到主人临去时，喝下那一大碗酒么？有如长鲸吸水，一饮而尽。”

剑南、剑北，微微颌首。

那少妇理一理鬓边的散发，缓缓接道：

“三弟、四弟，你们明白么？主人尽量和我们疏远的用心何在？”

剑东一皱眉头，道：

“灵芝，你就一口气说下去吧！大家都是自己兄弟，还卖的什么关子？”

剑南道：

“对！二嫂一向是我们这群人中的女诸葛，必有高人一等的看法，我们洗耳恭听。”

灵芝道：

“我说出我的看法，但却未必就对，两位兄弟、妹妹们，如若有什么不同的看法，也请说出来大家商量。”

剑北道：

“好！二嫂请说。”

灵芝道：

“第一，主人希望我们能真正成为一个农人，抛弃过去的想法，过一生平静快乐的生活。”

剑南点点头，道：

“不错，二嫂一说，我们也体会到了。”

灵芝道：

“第二，他不想让我们再卷入一场纷争之中……”

剑北怔了一怔，道：

“二嫂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灵芝道：

“我说不出什么理由，因为，我和你们一样，这十年来一直住在这样一个小村之中……”

剑南接道：

“会有什么事呢？他和咱们一起隐于田园，十年的岁月，不算长，但也不算短，能过十年，一些恩恩怨怨，也该过去了！”

“剑南，我相信灵芝姐的话，她不但是我们之间思维最缜密的一个，而且，她察颜观色的能力，也非我们所及，你怎么能不信任……”

剑南笑一笑接道：

“金兰，我一向佩服二嫂，我只是想问得更清楚一些。”

坐在剑北身侧的少妇，突然冷哼一声，道：

“两位姐姐，你们瞧出来没有？”

金兰道：

“白菱，你说瞧出什么了？”

白菱道：

“他们三个呀！二哥、三哥和剑北，都有些动心了。”

金兰道：

“你是说，他们想叫咱们生孩子？”

“对呀！主人刚才那一席话，给他们很大的勇气，什么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……”

“白菱，我们没有这个意思，不生育儿女，是我们六人约定好的！我们上无父母，也不在乎无后为大这句话，只是主人刚刚拂袖而去，看上去，似是有些不太高兴……”

白菱接道：

“就是嘛，明年，我该替你生个小宝宝了。”

“白菱，你……”

白菱还要反唇相讥，却被灵芝拦阻，道：

“菱妹，就算剑北要求你生个孩子，那也没有错，生儿育女，本来是我们女人份内的事……”

“可是，我们早约好的，他们还一力赞成！言犹在耳，怎可变卦……”

白菱仍然有些不服气的说道。

灵芝笑一笑道：

“我们六个人约好的事，我们六个人同意了，自然可以改变，不瞒两位妹妹说，我心里早就想孩子了，这农村太平静了，静得令人寂寞，如若有几个小儿女哭哭笑笑，也可增加一些生活乐趣，两位妹妹，难道你们内心中真的不想吗？”

金兰、白菱互相望了一眼，低下头去。

灵芝轻轻吁一口气，道：

“我们互相约定，不生育儿女，有一个特殊的原因，这个原因消失了，我们自然可以改变，但如这个原因仍然存在，我们就不能不遵守这个约定……”

剑东道：

“灵芝，这个原因消失了没有？”

“剑东，是不是想要个孩子？”

“唉！我担心明年大哥再来的时候，看到我们还没有孩子，会不会再生气？”

“会！”灵芝点点头，接道：

“而且会真的生气，因为，他衷心希望我们能夫唱妇随的过平静、快乐的日子。”

金兰道：

“灵芝姐，如若主人真的生气了，咱们要怎么应付？”

灵芝微微一笑，望着剑东，道：

“秋收之后，我们就走……”

“到哪里去？”

问话的是白菱。

但每个人的脸上，都泛起了一种激动和希望的神色，他们在这里已经住了十年，平淡的十年。

灵芝道：

“到大哥住的地方去看看。如果一切很平静，我们过年之前赶回来。”

白菱道：

“对！在家吃年夜饭。”

灵芝道：

“还有一件大事要办！”

金兰道：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准备生孩子。”

三个少妇，脸上都泛起了一股喜悦的羞意。

三个男人，却互相望着，嘴角间挂上了一抹微笑。

这是他们的约定，虽然他们都早有了改变的意思，但谁都不敢，也不便先提出来。

九月二十五日，六个人离开了这座宁静的小村。

如果他们早有了孩子，也就不会再离开这里。

他们虽然已十年不履江湖，但武功并没有放下，男耕女织的生活中，仍然保持武功的进境。

他们知道主人住在襄阳城外，但却没有再去过。

当他们被遣散时，主人也隐去了他喧赫的身世，他们都是主人身侧最为亲近的人，也身受了最深恩泽，从幼年起就都追随在主人的身侧长大。

虽然，主人没有说明他们的家世，但他们已了解自己是弃婴，孤儿。

因为，他们从主人收养另一个弃婴时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

那是十七年前的事了，他们都已经长大，一个风雨之夜，主人抱回来了一个仍在襁褓中的弃婴，包着那婴儿的小棉被上，仍然带着泥水，而且那婴儿还发着高烧，如不是被主人捡回来，那孩子绝难熬过一夜风雨。

是灵芝为那婴儿洗澡，剑东代为煎药，在主人细心的调理下，那婴儿捡回了一条命，也成了主人家庭的一员。

剑东、灵芝等，看着那孩子茁壮、长大，也指点他的武功。

他们仍然清楚的记得，主人替那孩子起的名字叫剑飞。

剑飞的年龄比小主人小了两岁，也是小主人的玩伴。

那时，主人不过三十几岁，但在江湖上的声誉，却如日中天，神剑李慕云五个字响彻了大江南北。

李慕云，也就是他们的主人。

他们仍然记得，主人最风光的一段往事，是十二年前南七、北六十三省中的武林同道，四十八家门户的掌门人，联名送了李慕云一块玉符令，玉符令所到之处，四十八家门户，都要唯令是从。

这是江湖上从未有过的光荣。

除了玉符令之外，还有一块“神剑山庄”的金字匾额，下面有四十八家掌门人的签字、印玺。

神剑山庄虽然在江湖上如此显赫，但李慕云并没有扩展实力，仍然保有了原来的形态。

那只是一座青砖建成的两进宅院，除了李慕云、李夫人之外，就是他们唯一的亲生儿子李秀、一个教书的西席先生、一个厨师、两个老妈子和管家李福。

那时，剑东、剑南、剑北的名字上，也都冠了一个李字，李慕云传授他们武功，也要他们跟着西席先生读书，但却没有正式收他们作为弟子。

他们姓李，但李慕云也没有把他们收为义子，就这样，他们承受了李门的剑艺传授，却没有正式名份，李慕云待他们如同子侄，他们也一直视李慕云为主人，偶而也随侍李慕云在江湖走走。

灵芝、金兰和白菱的情形，也与剑东等相似，不过，她们的艺业，却大部分是李夫人所传授。

就在李慕云接受了玉符、金匾的第二年尾，李夫人却突然失踪不见。

他们看到了李慕云的焦虑和痛苦。

但李慕云并没有把这些痛苦，加在他们身上。三个月后，李慕云遣散了厨师、西席、两个老妈子和管家李福，亲自放火烧了神剑山庄，带着他们到那处荒凉的小村中，让他们男耕女织，过着平凡的生活，并且要他们结为夫妇，不许再提神剑山庄，也不许他们再姓李，以后，彼此以兄弟相称。看他们安居下来之后，才带着李秀、剑飞飘然而去。

第二年，李慕云又来看过他们一次，他们问起李夫人，李慕云只含糊的应付过去。

一向细密的灵芝，由李慕云谈话中，听出来李慕云隐居于襄阳郊外。

现在，他们已经到了襄阳，住在一家客栈中。

但襄阳的地方相当大，李慕云已非当年的神剑庄主。

六个人分成了三组寻找，找了三天，仍然是没有一点眉目。

他们走遍了大街小巷，襄阳近郊。

虽然没有找到人，但他们并未灰心，仍然继续去找。

第四天，六个人聚集在灵芝的房中，准备分配方位后，立刻出动。

他们找了三天，也并非盲目寻找，而是，有计划的把襄阳城内、郊外，分成了若干个区域，两人一组的，交叉搜寻。

灵芝打开了一张襄阳近郊形势图，看了一阵，道：

“这个找法不行！”

金兰道：

“为什么？咱们已找了十之四五的地方，再有几天，就把这地方找个差不多了……”

灵芝摇摇头，道：

“金兰，如若大哥住在襄阳，他现在应该知道咱们来了？”

金兰沉吟了一阵，道：

“对，咱们到处打听，大哥应该可以听到了一点风声。”

灵芝道：

“就算咱们找不到他，他也该找到咱们了……现在……”

“现在什么？总不能罢手不找吧？”剑东皱起了眉头。

灵芝道：

“自然要找，咱们既然到了襄阳，总要查个水落石出。”

金兰道：

“二嫂大姐说得对，咱们一定要找到主人……”

白菱低声道：

“金兰姐，叫大姐、叫二嫂，都行，怎会把二嫂、大姐连在一起叫了。”

金兰道：

“我一急，两样都出来了，反正是她一个人！”

白菱接道：

“你急什么？”

金兰道：

“咱们这么发疯一样，找了三天，就算咱们找不到，主